

何
以

文
学

99

中国年度最佳网络文学



榕树下图书工作室选编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

书法

网络文学

'99

中国年度最佳网络文学

榕树下图书工作室选编

文学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99 中国年度最佳网络文学 / “榕树下”图书工作室编。
桂林 : 漓江出版社 , 2000. 6

I . 9... II . 榕... III .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
当代 IV . 1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8234 号

’99 中国年度最佳网络文学 “榕树下”图书工作室选编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 :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89×1240 1/32 印张 9.875 插页 2 字数 284 千字

2000 年 6 月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1—10000 册

ISBN 7—5407—2480—3 / 1·1480

定 价 : 15.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序 言

◎ 陈村

1999是网络文学值得纪念的一年。随着上网人口的快速增多,这年网络上的原创文学作品数量急剧增加。各网站纷纷开设有关栏目,筑巢引文。中文原创作品最大的网站“榕树下”也是这年由个人主页升格为公司的。网上渐渐有了自己的知名作者和作品,知名的网站和BBS。

对一个习惯于阅读平面印刷的图书的人来说,网上的文字最大的不同是活泼、随意、有自己的一套语言、程式化、关注和青春期有关的事物。它经常是一次性消费的,就像我们平时说过的话,没人有耐心去记录整理复习。在各聊天室,经常说过也就完了,图的是一时的高兴,凑一个趣。为了这个高兴和凑趣,说话语调比较夸张(感叹词较多),表情比较丰富(用各种符号来表示),更多追寻热烈而不是深刻。这使我想起年轻的时候,一群人聚在一间小屋,从一个话题聊到另一个话题,直到天亮。讨论什么是不重要的,玩的就是自己的年轻。只有年轻的人才有这样的热情这样的体力一夜夜地消耗。在这种聚会中,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权利。要人喜欢听,靠的是语言的机智和幽默,靠的是

自己的独特的见解。网上的聊天，经常可以查到记录。可惜的是，再好的聊天，一变成记录，立即有种被阉割之感，原本的参与变作旁观，气氛和情绪都不对头了。

自然也有精心之作，那便是网络文学了。狭义的网文指的就是它。和传统的文学比，它参与的人更多，作品的题材更集中，更口语化。作者和读者之间，常有互相推动的关系。一个网站在不长的时间内居然可以积累三万多篇作品。一个作者，居然把自己的作品贴得海内外都是。如果套用以往“发表”的概念，那何等了得！网络文学就是这样像野草一样生长出来的，有点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意思。既然是草，它就不怕践踏，自得其乐，生命力顽强。既然是草，心中的理想就是要开花，用集体的花朵装扮草原。这是它的基础。没准其中混有木本植物，一不留神就长成了大树呢？在网上，现在可能没有很大很老的树，但是树和树阴确实已经有了。

我理解的文学，应该是和大多数人有关的。他们从中取得审美的享受，取得抒发感情的愉悦，取得安抚人生的效用。文学高峰的境界，也许只有少部分人能够领略，对文学本来的意义而言，它绝不神秘和高深。我在网上看到更多的人成了和文学有缘的人，看到无论是传统的作家作品还是新兴的网络作家的作品，都更积极地走向大众。不用说，这是网络的好。

这本书，汇集了1999年在中文网站上找到的比较优秀的原创作品。编辑成书，为的是让关心它的人有一个固定形态的读本，为的是立此存照。我们绝不敢说，已经把该年网上的好作品一网打尽了；绝不敢说，这就代表了网络文学的最高水平。由于

编选者的眼光和趣味，由于网络上的作品事实上的无边无际，我们仅做到尽力而为。但是，说它收集了网上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应该没有语病。读读此书，哪怕是翻一翻，可以有个大概的印象。如果因为这样的一翻，有了兴趣，可以上网去读。对网上作品最恰当的阅读应该在网上完成。

感谢作者，感谢出版者，感谢各相关的网站。

目 录

序 言.....	陈 村(1)
虚拟的年代	
邢育森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相爱.....	(3)
安妮宝贝	
告别薇安.....	(27)
Mikko	
英雄时代.....	(48)
宁财神	
缘分的天空.....	(65)
秦 歌	
秦朝女子.....	(78)
非天红莲	
女祭司.....	(87)
23	
房间里的天涯.....	(124)

CHAT 里的风景线

Will

网络 CHAT 男性照妖指南 (139)

Jascha

网络 CHAT 女性防狼手册 (145)

季伟亮

网虫是怎样炼成的 (150)

何 从

CHAT 里的睡美人 (157)

抒情笔记

Sweety

幸福 (165)

玫瑰灰

阴柔烟草 (171)

黑可可

凯瑟林杜大小姐 (175)

可 可

柠檬树 (180)

So-so

五时四十五分 (187)

阿修罗

沉没 (191)

斑斑蓝莓

MEMORY (196)

执意的口感

大 佛

慈悲的方式 (205)

茵 妮

见证死亡 (213)

宁 肯

我的二十世纪 (221)

杨威利

罗布泊里的太阳、星星和月亮 (233)

洪秀娟、励黎、洪秀平

排队 (238)

好孩子烟烟

乱说尧舜美德 (245)

老 谷

偷盗的乞丐 (248)

网际的倒影

Siegfried Shiva

也谈王朔金庸之争 (253)

大方一笑

我所读过的最好的十首诗(节选) (260)

俞白眉

网络论剑之刀剖周星驰篇…………… (277)

尚爱兰

网络文学中的“新新情感”…………… (301)



虚拟的年代



现实中的邢育森，似乎是冷静、稳健的有为青年的典型，包括在办公桌边贴上激励自己的座右铭。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相爱

邢育森

我坐在马桶上，不动声色地看着很多页纸的《南方周末》。客厅的电视里热热闹闹地瞎快乐着呢。越来越胖的老婆和越来越坏的孩子使劲笑成一团，声音很响亮，盖过了我吃力的吭哧。吃辣椒吃多了。我觉得有些孤独的意思了，在这举国欢庆轻松惬意的假日夜晚我却费力凄凉地坐在这里。

小睫一定还在聊天室里等着我。我叹了口气，决定还是起来。我坐到桌子前面，看着计算机屏幕发呆。腹部还是不舒服，肚脐旁边灼烧般地痛楚。也许是溃疡吧。我的一部分肠子在溃疡着，这个事实让我忘却了其他，我感到悲伤无从说起。

小睫在一行一行地问：你回来了吗，睫在等你呢。我看着她造作的柔情，感到很郁闷和奇怪。我们又不真的相识，更谈不上什么相知，那就直接相爱了吗？溃疡的肠子让我实在没有好气，我突然那么鄙视起沉溺在这网络情感游戏的自己来。老婆都那

么胖了，孩子都那么大了，还整这些，图他妈的个什么呢？

我看了会屏幕上花花绿绿的字符，那些光怪陆离的昵称，有一阵说不出的恶心。地上散落着孩子玩剩的玩具。我恍惚了一会，分不清我是无聊空虚的自己还是那个没长大的孩子。我拉过键盘，很使劲地敲：咱们就这么着吧，我该教育下一代了，现在不是我们自己的，未来却是属于他们的。然后我就退出来了，出来我喘了会气，感觉肠子不怎么痛了。

我没办法看他们看的电视，我实在笑不起来。我觉得我比那些上电视的家伙更有智慧更有品位，我不能在那个层次辱没了自己。我还是从书架上抽出了一本《惠特曼精选集》，从第352页的《难道你从没遇到过这样的时刻》读起。伴读的背景音乐我选了盘爱尔兰的什么摇滚乐队。我半坐半躺在布沙发里感觉最疲惫的时候，看见了窗外树上面的残星冷月。

电话慢慢地响起来。我索性坐在书房的地毯上，学别人那样歪着头把话筒夹在脖子里，双手闲着抠脚丫子缝儿，再伸到鼻子前嗅。老婆在那边笑得更加激烈了，话筒的声音暗淡暧昧听不清楚，我放声嚷你个胖妮儿小声点好不好。老婆更放声地嚷你越说我胖我就越嚷，反正你也不爱我了我全豁出去了。我一边还嘴一边厉声对话筒说你丫大声点我他妈的听不见。我终于在隔壁劈头盖脸的数落和指责声里隐约听见远方一个模糊轻盈的声音：陆枫吗，我是小睫。

我蹦起来，一脚把书房门踹上。我跳回来，捧着话筒发了会呆。忽然想起自己很早的时候，给她说过我家里的电话号码。她怎么真的打过来了呢？有些突然，我想像力这么丰富的人也

有些慌乱，没有思想准备。她可是拒绝了我所有和她通一次电话或见上一面的企图，我早就死了这贼心。现在她却找上门了，我猛地感到一种不好的预感，她不会撺掇我和我亲爱的老婆离婚吧？

女人的嫉妒心和独占欲总是很强的。我忧心忡忡地拿话筒，尽量语气放得诚恳感人：“小睫啊，咱们都是成年人了，不比那些十七八的半大小子半大姑娘，我是真玩不起。我老婆挺好的，我不能对不起她，孩子也小，你就没有点同情恻隐之心吗？就忍心活活拆散我们这个不幸福不美满但挺完整严实合缝的家庭吗？”小睫在电话里“呸”了一声，说：“你当你是个什么醋碟儿呢，没你我就吃不成饺子了？”我呐呐两声，说不出是欣喜还是怅然。

我恍惚着没听清楚小睫说什么。往事忽然就来了，像女人失调的月经。我们就这么聊起来了，怀了怀旧，回想了当初在网上结识的难得缘分，说了说怎么就谈得投机聊得开心。说得好像都有些黯然。浪漫好像永远是命运手指遗漏的沙砾。爱尔兰乐队的曲子还在继续演绎着。我对小睫说我鼻子又热又酸。她说在电话里听见我的第一句话，眼泪就流下来了，现在还在奔流着一直没有停止。

我的满腔爱怜和柔情都被牵扯到了极点。这时老婆进来拿东西，余怒未消地白了我一眼。我按住话筒，很冲动地把她扯过来，开始细腻哀婉地吻她。她有些仓促但也给了热烈的回应。我把话筒扔掉，张开双臂和她紧紧地拥抱着，用尽了全身的最后一点力气。

夜里，我感到一双冰凉的手，贴住我的胸膛。老婆像只猫一样蜷着，低声问：没有再网恋吧？我叹了口气，说没有。她问那你整天泡在网上做什么。我无言以对。想了半天，我说我给好多朋友做心理医生呢，帮助他们解脱烦恼笑对人生。老婆嗤了一声，说先给咱们家解决解决烦恼吧，厕所的水管拧滑扣了，水表不停地走字；夏天过去了，好多衣服洗洗晒晒该收起来了；孩子明天去医院打针，肯定还得交费，你得明天一早去把定活两便的那个折子取点钱出来，顺便陪我去买件风衣吧，折子的密码我忘记了，不过写在纸上了，纸在书里夹着，那本林语堂的《人生的归宿》里，在书架的第三层从南边数第七本或者第八本。

老婆迷糊着睡熟了。我还沉浸在和小睫那遥远被阻隔的激情里，不能自己。我翻身坐了起来，床铺凌乱模糊，家具阴沉扭曲，一切都显得那么陌生。我问自己究竟要怎么样。可我无法随便回答。我看着她在月光里的沉睡着的脸，清白而且无辜，令我心碎。我后来就一直睁着眼睛做梦，闹钟响起来的时候我刚刚睡意正浓。

第二天幸好是周日。我赖在床上，任凭老婆威逼利诱也不肯动窝，甚至在她狠命地掐我的时候，我也咬紧牙关没有呻吟没有屈服充分表现了应有的坚强气节。好不容易盼着她抱着孩子出去了，我却精神精神地睡不下去，只好眯着眼走到阳台上，就着灿烂妩媚的阳光喝了口昨天剩下的凉茶。脖子和后背都像山西老陈醋一样的酸楚，就盼着纤纤玉手给按摩按摩揉搓揉搓。又叹了口气，不比以前了，有家有室的，早就从良了不是。

从院里还带了些资料回来看，我们这个破研究院，被市场经